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遐叔文集卷三四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李遐叔文集卷三

唐 李華 撰

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髙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

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紊不賞削

桀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擁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大夫壁記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係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於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茍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

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
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髙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
俗登人於五福荐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
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
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
者四人藉威聲以陵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
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
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在

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静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寛細瑕為大

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於

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
夫察風俗平究滯踣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為伯游之佐
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
闕叅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兇人之豪
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絶位指
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
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

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黄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怫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黄鍾之宫耆儒碩老罕云遇

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潜經德易直且武温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綏之差禄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沉皆知之令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酹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著作郎壁記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為國史職在褒貶懲

勸區別昏明故駉牧頌于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有述作焉盖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沮誦倉頡爲黄帝史臣文字以興其來尚矣若南正北正建于顓頊羲氏和氏命於唐堯更虞夏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内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使史偏是也諸侯

有日御則裨灶子韋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慝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王貴之至於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殁其子遷緘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地不通感於獲麟嘆於與蜡爰制國典丘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

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沉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於有晉若史材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

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虯隋則虞綽王劭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修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唯碑誌宗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為郎官經緯斯文昭宣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為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

虞永興德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絶韻鏘鳴
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歴焉令上兼帝王之極功摠文武
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皥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
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賔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吴公
胡諭德遊刃詩騷韋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
文盛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巳遷别封天柱舊章不
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峰循環藏室之奥從容簡貴
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崔公名傑天

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閱天禄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囿淥身於三徳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為元臣家曰茂緒壯宫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於清朝則百禄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於齊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壽州刺史壁記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為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于此州墠壇猶在後魏盧潛為揚州亦鎮于兹潛有惠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推遷國朝一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為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内易不遺物周不害通忠孝簡于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

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中張緯之代公為州牧某部郎中韋延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京兆府員外參軍壁記

東漢中平以來王室多難元臣統戎括郡才而不遺徵衆慮而從善故公府置參軍事雖位髙八命權重三軍苟好謀而成亦參于幕下迄于魏氏沿漢舊章洎有晉將殄于全吴石苞責禮于孫楚由是府朝致敬稍用下

寮逮南北分于帝郊華夷寖于王澤而此官之選益以
衆矣及隋平江嶺唐有天下聖人貴因循而重改作思
豫備而戒不虞故因其名而降之秩則殷周之損益可
知也至若兩京悉我於四方府吏同體于郎署非夫公
卿盛德之胄才望當仁之流不可膺其任今王國多士
賢能歲益職員之外猶以命之取類乎律呂起于黄鍾
滄浪發于清漢人皆以為美也趙郡李諲碣石峯巒燕
臺楨幹與年閑禮敬睦傳於家庭綺歲入官名節動于

寮友敏以經德清而達和自懷濟衆人之心仍有封侯之骨嘉魚在藻良馬食苗如其人有其位于雲萌于甲拆貫華兆于機張且曰清階因之故事則鍾繇李脩魏舒王尊事炳于前代韋僕射李大夫陸少保杜尚書功宣于盛朝叔父侍郎發跡於河南黄門顧公漸羽于京兆騏子躡乘黄之皁鵷雛入威鳳之巢榮摩九霄縱遊千里其可必也夫其職諧易簡道在中和高步同于列仙彈冠預于朝會若乃簿書堆案則轝發彀中醪醴滿

壺亦名高方外動靜皆適剛柔兩持是以為從事者所
貴師古之事車服盤盂畢聞旌記用垂後代飾布徳音
況朝之命官闕而不載以華聞于舊史請以直書故畧
具所知疑殆頗闕云爾

河南府參軍壁記

文與武邦之大司衆以彌綸而果于折中軍以禦禁而
闕其暴蔑彌綸之謂文禦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
參軍有焉漢車騎將軍張温行司空専征關右始徵幽

州刺史陶謙參軍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為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賔主降禮始于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師之謀主天下乂安則府公之屬吏盖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參軍為號若以漢晉儔于聖代郡國比于神州則治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參軍自國朝以來躋盛位者數十人遠則僕射韋公師保中朝令則中丞蔣公澄清東夏用賢而衣冠焯叙踵武而聲度相隣選部所以較卿佐

之材舉公侯之胄是以慎署斯職而要其德藝傳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處下僚而無咎悔從吏道而獲安閑差池鵷鷺之間宴息風雲之外矣京兆韋昰門高罷全其文也若英敷華其武也長劍淬鍔朗玉調律鷙禽乗秋服楚傳之訓誡傳漢相之經術每從容府中或有異政雖不吾以必預咨謀如川決防如竹迎刃夫然則貴與壽功與名非斯人而誰獲君子之所貴者名位不失其人聲聞不忘於後故蒐録官族第其遷授俾

將來俊茂有所觀焉時天寶九載九月十三日記

安陽縣令廳壁記

令長之位詳于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美而詞人畧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間于京師為近守宰之寄于元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厝渥制令褒賜與內官同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以來東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税半乎九州邊

于山戎歳備勍冦毎置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尚虧渝
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罪刑書由是使臣慎簡
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萃人物于東州不然何
公方振羽青雲胡為而在此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為人
倫羨慕自是而道藝隣于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兹邑
以西門沉巫為不仁仲康解綬為斷酌古中道為令令
圖下車無何休閒四塞他疆之人父母之尸祝之則境
内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

人趨拜静聞堂上之琴軍師往來潜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惟安陽夫然則縈纓曲縣東向四壯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令特書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湍縣令廳壁記

鄧為天下扃闥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豪彊内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户既寡姦俠所歸惟臨

湍境清人閒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户為蓊潭縣天寳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為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如寒加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字承顔自左驍位兵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為此縣始至户不盈百為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顔勤恤老

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來者覩諸其家知乃為政承顔奉版輿冒虜塵北越犨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禄為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令所書儀能也寳應二年七月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

智之深者反照仁之大者無思反照而萬類同明無思

而一切咸寂真如住乎無住妙有生乎不生惟禪師至其極也禪師法號常超發定元于大照大師垂惠用於聖善和上證無得于敬受闍黎司徒郭公舉為東京大德御史中丞鄭公表敷教于三吴乃沿漢至黄鶴磯州長候途四輦瞻繞請主大雲寺浩浩羣醉頥需醒樂於是以梵網地還其本源楞伽法門照彼真性荆越之俗五都僑人有度者矣寶應二年暮春季旬之二日證滅於禪居線杖百千江哀山悴凡入諸佛正位二十九夏

存父母遺體五十九年門人寳藏熈怡等號捧香甃建塔東岡遵像法也禪師滄州人姚姓靈和應于海碣弱歳齒於儒者既而捨孔氏之經為釋門之肩闍西河攝護第一乃往從師次諸嵩頼服勤上法理妙詞簡神凝道深蓋六度之龜麟人天之海岳也嗟夫雨寳之珠伏於泥下燎原之火隱在木中開示有期繼生宗範摩訶達摩以智月開瞽法雷破聾七葉至大照大師門人承囑累者曰聖善和上環注源流含靈福備乃灌其頂龍

像如林及强敵逆天兩京淪翳諸長老奉持心印散在羣方大怖之中人獲依怙則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廣矣大矣覺之正之黙兹闕照不為深乎弟子司封員外郎趙郡李華泣舉雙林敬表仁旨時廣德二年正月六日

盧郎中齋居記

鴻鵠遡清風淩顥氣翺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為患甘芻豊秣羈縶駿驥首冠鏤鍚身被纓瓖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髙

鴻鵠而罕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克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遊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于人夷堆墆實窪穿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于指顧高松茂條森于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

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携手長望可以順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賀遂員外藥園小山池記

恍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豪家之制殫竭百金君子不為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憲起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谿白雲為念庭除有砥礪

之材礎磧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畚鍾之坳圩埴之凹隨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藥以佐正性華實相敝百有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中尋竇而發泉躍波轉而盈洺支流脈散而滿畦一夫蹋輪而三江逼户千指攢石而羣山倚蹊智與化侔至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置酒娱賓卑痺而敞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覲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及自不忘乎賦情遣辭取興兹境當代文士目為詩圄道在抑末敦元可

以扶教趙郡李華舉其畧而記之

鶚執狐記

其嘗目異鳥擊豊狐于中埜㝩睛燿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刳腎腸昂藏自雄倏歘而遊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黄金鶚也其何快哉因識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孫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

誰為悲夫高位疾偾厚味腊毒遵道致盛或罹諸殃況假威為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拔除兇慝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于狐之害人庸忸于鶚之能爾

廚院新池記

過知已而用者非唯于人物亦有之初廚院因前池餘派浸潤坳堂數步及霤纔供廚飪滌器而已邑大夫南陽范愔跡纍人羣心在遐曠每沐浴之暇訪道山林見

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遂為溝瀆乃命黄冠等贋指廣
袤鑿周於下駢石以涯之蓄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隂
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
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巳矣静勝則道純境幽
則神完予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澈心膽滑
昏潜遁事尚愜于心則與登姑蘓望五湖而齊矣故因
砰籀餘地刻而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歴五年歳
號閹茂八月一日記

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聖唐祖宗重光丕變萬國玄宗肅宗今上三后繼明格于上下其輔弼之臣曰趙公奉先少師之訓有大功于王室少師諱璟睦字某清河東武城人也惟成于姜水氏曰有吕德莫厚乎粒蒸人大庭之烈也勲莫盛乎除暴虎尚父之明也讓莫大乎推社稷季子之高也丁公之元子曰季克讓乞歸老于崔氏宜乎其盛也八代祖元孫宋度支郎中以忠順烈見危致命夫人携二子亮

敬默依夫人之黨挺志羈旅之中安親危窘之際亮郎
公七代祖也八為尚書一為僕射孫肇官至中書侍郎
元子北齊安州摠管府掾諱道淹公之曽祖也生萬年
主簿臨洺令諱方騫公之大父也生武功主簿贈吏部
尚書諱貞固公之考也郎中珣王侍僕射利主公中書
之名望安州之道德臨洺之愛人武功之體道荀淑以
盛德及子陳寔以素風及孫誠哉吾聞其語矣今見其
人也公孫抱太夫人終童幼武功府君逝根于至性毀

過乎哀鄉黨憐之皆曰純孝既除喪外從禮訓內積憂慕啜菽飲水厲志讀書誦無遺文釋無遺義皆一覽也年十七與親凡眹同舉明經調補梁州南鄭尉轉蜀州晉原尉前後使臣表公第一遷大理評事親累貶利州葭萌丞歷梓州鹽亭丞樂天知命貞獨自晦君子哉改晉州司法參軍政尤一道刺史按察使皆以上聞克河東支使畢尚書構為連帥也假公判官仁者恨不仁者懼遘厲終于官舍春秋四十權厝于山印玄元廟西北

原識與不識罔不相弔時人之安放後人之不幸滎陽
夫人鄭氏皇朝兵部郎中衛州長史玄昇之女吏部侍
郎平章事悟之妹終京兆崇賢里權殯於長安東南杜
陵原夫人鞘佩紛燧以寧顏色澄冪酒以奉蒸嘗輔佐
君子黔婁之室也撫道賢子孟軻之母也内訓傾謝婦
儀無師嗚呼哀哉大歷四年龜筮從吉嗣子圓尚書右
僕射趙國公哀奉先少師夫人之裳帷合祔于河南北
邙山某原禮也趙公初為益州刺史屬逆藩内向天下

兵起至尊出長安避狄未有岐下之都因奉表上迎保寧聖德遷為中書令翼大明復天下肅宗申養玄宗申慈趙公之宣力也事今上鎮揚州為吏部尚書左僕射崔氏之門公盡善哉洪河在北清洛在南二室之下卬原高起是地也是宜君子幽宅寧于斯永保子孫昌于斯其文曰翼翼孝嗣銜哀不言祇感永斯常試討論齊為霸國鄭甸姬姜協德貽慶後昆在昔貞烈爰有魏嶼播遷建都公將南轅造舟人便開漕利源宜有令肴中

書王振安州榮道臨洺體順尚書傑光公以德鎮既輸典刑亦清維晉天不我遺時將疇師夫人之德柔善有則鼓鍾於宮聞於四國從夫訓子天下是式不及劬勞趙公罔極克誕趙公蓼莪孝思奉若先訓其貴如斯今日之禄先人之慈保寧幽宅天地無期

揚州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趙郡高邑人也在昔咎繇謨明玄元道德安武之功秦人息甲廣武之畧淮陰東面魏則中書寫

臣齊則常侍參佐命丞動隣邦明喆于周隋水部才冠
時倫訓迪于忠孝國朝則蒲州之仁政趙州之懿德趙
州生晉陽尉諱某道崇位卑鍾慶身後官婚人物為山
東上族五百餘年矣公少孤以經明行修登第直崇文
館授雍丘尉屬國家升中泰山縣當馳道徵責萬計臨
事無違居至卑而不折當大務而不撓外兄許公蘇尚
書頲特親重之秩滿考六經覽羣書手抄二百卷觀其
仁義歷交城尉無何丁內艱柴毀終禮授榆次尉裴尚

書佃先為太原尹廉察河東公引公在幕賢者知勸不
仁者懼既而從調朝廷詔有司精求令長公以崇壁之
咨鍾㚁之重屈為蕭令邑臨古汴之衝每歲為害公因
租之集兩稅一石置于水濵治之為防水不敗稼蕭人
賴之徐方歌之則政之利人餘可知也選授太原府法
曹參軍事大都阜殷嚚訟填積公鏡其詐實皆叶身中
大原王之北門枕扼夷夏屬強敵首亂悉衆來攻公撫
弦登陴左右軍師完城池潰凶醜有力焉詔加朝散大

夫遷太子洗馬拜右諭德進階正議大夫東宫圖書亡逸有司命公留北部蒐訪焉淮南節度故相崔尚書圓表公為揚州右司馬將任以州政方祖道遘癘而終享年六十有六廣德二年六月十三日也長子規前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次子覬故沂州沂水縣丞次子覿故太原府榆次縣尉次子峴前汾州平遥縣丞幼子覯前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事泣血茹悲哀號萬里求仁者之助于江湖奉迎裳帷于太原歸安洛汭禮罔不備

某年月日窆於某原禮也規有公遺風國之才臣嘗為晉州吏職中外宣力王室聞于天下公其不亡矣公有文有武簡而能肅不伐其勞推其美于人神明質高嶷如山孤味道于老莊還性于禪惠每涉危必免阽患無傷冥然禮順疑若靈助蓋德之所至者也嗚呼位不尊壽不遐時耶命耶華於公諸從雁行為公所知感規之孝祇述盛烈以慰諸孤之心其銘曰

貴為侯伯來日赫赫百夫之特所稱者德神錫純嘏道

無違者淮南鎮楊爲右司馬嘗涖蕭人蕭人以淳嘗掾太原功宣北藩艾綬銀章大夫之尊春秋匪懈榮於寢門宜其永世天胡降戾仁而有子哀號萬里維嵩之隅維汾之涘我卜我筮壽宮修止與天無期寧極于斯子孫百代拜手於斯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祖某父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

持節兼本道使籍君表爲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旣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嘆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歴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于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痛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以來高名下

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畧張没二年而君夭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一人倫其瘁乎公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泊華友善韓許君曰可以為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為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嘗聞師乙之言

曰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椎君可謂温良而能斷者也故為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為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

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髙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於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黄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給于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

艱聲動於心既過苴梟刺血畫佛像冩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廹堂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録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嘗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于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旡變慮乃從破械縱

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于庭宇播于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絶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歴官俸禄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筍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歳涉旬無烟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携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脱遺身世涵泳道德抜

清壓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
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至殁于空
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
思善人則禮咏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
則現題窮于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
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禄富貴之辯吾得其
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邃宴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
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

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貽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戴龔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令則已矣倏反其真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李遐叔文集卷三

李遐叔文集卷四

唐 李華 撰

祭劉評事兄文

維乾元二年歲次巳亥六月乙未朔三日丁酉趙郡李華祭於劉三兄之靈惟兄高韻曠度拔于時倫德契中和道符深仁泉明其照情性其文踈近無二心冥則親雅敦名教素遠權利夷險一節通塞一致有時不適與

道偕醉事隨沉浮量混同異白雲何遠清風自至人或
知凡王佐之罷豈人無福而凡天年浙東幕庭喪此一
賢識與不識辛酸泣然秦失五穀舂不相杵清標高志
行乃動主緊我夫子列在中士職無所統談笑而已居
室言善感於千里綿江越湖掩涕相視追懷曩晨道則
同謀定交梁國周旋兩都更相黙喜吾道不孤契闊艱
難誰榮誰枯良顧再諧握手東吴羇旅情倍天倫豈殊
去歲季冬將膺使檄累辱來召陵江掛席持酒歡酣憂

悰頓釋携手終日晤言竟夕無食不均無衣不易題序
申餞清深義激贈言綢繆寵我行役涉泗而還遽承遘
癘猶復埀念尺書相繼將慶有瘳俄哀永逝萎我盛德
天胡不惠嗚呼痛哉華江濵憔悴風濕所侵疾不果問
喪不果臨無由執紼從兹破琴異鄉之慟于此何心不
言少别便為古今嗚呼痛哉光烈幕府覩凡重凡恩深
撫孤義感平生臨弔盡哀行路涕零躬護喪事推以信
誠古風復存今見哀榮嗚呼痛哉孀妻晝哭弱子線經

蕭蕭旅塋空對江月想像遊處心呼鬱結羽毛相依忍此凋闕寢門之悲悽斷吳越蘇門朗嘯于此長絕泣戒將命往申微醊此如不祭祇益酸咽兄性與道合棲心福庭故於是奠不列葷腥顧垂惠照以濟幽靈值佛開法長為弟兄素心惟此敢告冥冥尚享

祭劉左丞文

維年月日左補闕趙郡李華謹奉清酌微奠祭於故國子祭酒劉十六兄之靈痛矣夫時方刑措詛傳長沙運

丁中興行廢于家命與道乖末如之何先師微言行已堙塞續儒濟德俾世為則專門繼起人用不惑李孟叔仲並華於國文傾遷固理破楊墨濁斯渾清曲莫容直孤玉沉韻高鴻墜翼疇昔之年逆藩悖天帝命西平董戎于闕上宰奸回潋明怙權阻以監撫海内翲然督哥舒將盍不速轅凡在西陲飛章上言諭引古今易亡為存時憚奸邪不聞帝閽文武房公慷慨獨論迎吠狺狺竟寢斯文華忝諫官亦嘗披肝千里同氣寤寐永歎請

授監帥用鎮豐安乞固上黨乞備太原心竭犬馬事屈羣頑哥舒表華掌記轅門明明仁兄絀介三軍舉族在此懼為禍原竟廹方寸辜天負恩聖朝孝理未忍行戮爰詒三司伏念哀鞠網釋烏鳥恩開桎梏實賴仁人再春枯木房公介然明華于朝兄志提挈出泥登霄言于宰司大啟學徒陳沉泊華可備師儒堂堂昌言光我囚拘楮中不行何日忘諸功曹無侍恩比天倫手足是比榮枯一人友愛惟深憐眷益親難阨流離存亡永分冀

遊門閫以慰酸辛誰謂凋落今惟二人嗚呼哀哉弟㝉邦憲凡鎮海夷云去存歿共彼有期謂天無親胡與善違孺子攀號遠奉裳帷李氏呼天割我四支平生故人横涕交頤寄窆空原時追興師官尊地偏禮不成儀回望舊邦素車遲遲潯陽地古舉目悽悲執紼流慟誰堪此時余生易感况巳衰羸泣涕潸汙䰟兮臨之尚享

祭亡友揚州功曹蕭公文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以清酌之奠致祭於亡

友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别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釁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潔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殁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

此而況泣血千里羇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秪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祭亡友張五兄文

維永泰二年歲次庚午正月某朔日趙郡李華謹遣從姪詹事府丞康以茶乳蔬果之奠敬祭於亡友張兄博士之靈嗚呼痛哉先生之終人倫不幸況乎小子最飽道風何悲如之先生以道為貴以德為富以樂天知命

為壽則非其道而貴者賤也非其德而富者貧也不樂天不知命而壽者夭也然先生道貴德富加以樂天知命之壽固無限矣所痛者仁而無後天道何以為善與神理何以為正直滔滔江水此慟何窮嗚呼哀哉華殘年衰病足不履地撫膺而哭欲往無由千里申奠不任酸咽仁兄先生俯鑒悲懷尚饗

德先生誄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畧其名維之

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于賢原憲窔不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齧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齧聖如夫子失司寇餓于陳蔡忠如萇弘明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極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僉

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弔古戰場文

浩浩兮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濶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愬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
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嗚呼噫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敵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埜
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
陰凝閉凛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
踟躕繒纊無温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强徒憑淩殺

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

玁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埜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為之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

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賢之用舍

上之於賢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終之終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于道是故士貴夫遇懼夫遇而不盡也

君之牧人

古之帝者非不欲厚其養泰其身固揣于變化之原而

要之以極亦至矣盖以為上逸則下困困百衆逸一人而非天意也極非天意亦不忍為也故下逸而上困帝者甘心焉況百姓逸君孰與困書曰元后作民父母父母勞於養子則襁褓之疾弭闕則父母之心泰推是而求之聖人志于儉薄不得不爾也

國之興亡解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炙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

終始為惑苟而無耻為明慢于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强而潰弱也議于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餬口忍危亡而僥禄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于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閉東闌氣沮志衰志亦從化俾于生者炎炎而四合死于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鵂虎狼

之徒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材之小大

挐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為烏鳶所震墮于塵轍伐氷之家有侈女焉瑚車繡茵過于中陌遇而憐之薦以白玉之筍粒以清江之稻胡然而然材小為貴養而翫之易為力也充棘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

任重致逺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為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鞭驅竭乏登降重岡踣起塗潦跲離節圻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烏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噉之未逞烏烏而相呼羣犬引其腸胃狺狺而争之車馬往復于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為累扶而救之難為功也向若不悍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為累材之小也為貴戾于理悖于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辨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木蘭賦 并序

華容石門山有木蘭樹鄉人不識伐以為薪餘一本方擀柯未下縣令李韶行春見之息馬其陰喟然嘆曰功列桐君之書名載騷人之詞生于遐深委于薪燎天地之產珍物將馬用之爰戒虞衡禁其剪伐案本草木蘭似桂而香去風熱明耳目在木部上篇乃採斫而歸理疾多驗由是遠近從而採之幹剖枝分殆枯槁矣士之生世出處語默難乎哉韶余之從子也嘗為余言感而

為賦云

泝長江以遐覽愛楚山之寂寥山有嘉樹兮名木蘭鬱森森以茗茗當聖政之文明降元和于九霄更祲沴之為虐貫霜雪而不凋白波潤其根柢玄雪暢其枝條沐春雨之濯濯鳴秋風以蕭蕭素膚紫肌緑葉緗蒂疏密聳附高卑蔭蔽華如霜雪實若星麗節一作氣勁松竹香濃蘭桂宜不植于人間聊獨立于天際徒翳薈兮為隣挺堅芳兮此身嘉名列于道書墜露飲乎騷人至若靈

一作如雲山霧歘謁謁林樾當楚澤之晨霞映洞庭之夜月
發清明于視聽洗煩濁于心骨韻衆壑之空峒澹微雲
之滅沒露草白兮山凄凄鶴既唳兮猿復啼窅冞林以
冥冥覆百仞之玄谿彼逸人兮有所思戀芳陰兮步遲
遲悵幽獨兮人莫知懷馨香兮將為誰惋樵父之無患
混衆木而皆盡指晝疑畫類而揮斤過仁人之不忍方甘
心而勦絕俄固抵於傾殞憐春華而搴芳顧落日而迴
軫達者有言巧一作功勞智憂養命蠲疲一作疾人胡不求

枝殘體剥澤盡枯留𪖐頳空山離披素秋鳥避弋而高翔魚畏網而深遊不材則終其天年能鳴則免于俎羞奚此木之不終獨隱見而罹憂自昔論一作淪芳于朝市隆實于林丘徒欝咽而無聲可勝言而計籌者哉吾聞曰人助者信神聽者直則臧倉譖言宣尼失職出處語默與時消息則子雲投閣方回受殛故知天地無心死生同域紜紜品物物有其極至人者委性循於自然寧任夫智之與力也雖賢愚各全其好草木不夭其生植

已而已而翳一作殪不可得疑

言豎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豎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悦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韅之宮憑豊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謄夫列鼎于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于寡君以除君疾為役令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

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
欒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罷
脯鱐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
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
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
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
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
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

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宫
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揺低
昂隨風鷁鷁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
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緜緜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
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
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内則連山黰以當户容杳杳而
業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拆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
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日爌穿偃仆而雲晉濵江皋衍

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㵪緑埜芊緜走舉蒼連菌
簬梗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
漏日猨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昕竟晦隆英紛
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没屨黄鳥時鳴白鷴飛度
臨險瞰江江隈為潭虔虔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
鱗出介纖草以颸風颭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
魂怕毛骨洗然攀木瞑眸猶懼踣泉顛麓趾冗縈源鼻
歕支流瀯瀯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

躍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眩迴㮊溯泊究宕𩹉石敵磨火發川上繞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烟微蒼盈波滿望澹澹灔灔久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于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體閒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闌闠溢浸欄檻上有嬪嬙餘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絶隨隤風而復聞

齊宋鄭衛之樂張于宫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圻崇山峯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恥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禄之衆半于平人秣馬之費倍于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説寡人病幸間矣客

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敝邑敝邑大夫少者則請閉關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强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爲請寡君曰是出于人而歸于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于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于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于秦此先王不戰之術也晉侯

洸然以楚事而照于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堅

韓公廟碑銘并序

唐之元老有大庇于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天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緜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

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遊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畧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騄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揺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請縉紳獻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耋老且重煩之及卜師于太宫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

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壍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
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鋭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
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乗冰轉鬬無日無之
既而據河山訖其動静納行旅歸之袵席憑墉而望匹
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剖腹心朝廷無草
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存
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

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

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刋木標

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筴

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

憑焉况殊績功勲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

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

賛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

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

侯從古及今以為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
尚或笙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優屐今昔而詠
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
神宫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鼔
行風霆崇岱壓卯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
三城人搖億齡謀出先後構危于寧張天之威恢廟之
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縁河罷局趨拜故祠

德謝惟馨翔望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蔫斯銘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東光縣主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歳王不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為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于神祇王疾用間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積于中文于

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澣濯其德可知也禮傅為簪珥詩書為佩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聞喜有王佐之材委會藩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僕家陰德莫違煇動邦教養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魯衛之國剪焉丘墟紀

王流竄巴濮莬于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甘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朝廷達於宇内罔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暘谷天下文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塋昭陵聞喜公時為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絶絶而復蘇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寃酷獲申為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

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歔欷久之殷省埀泣六宫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賵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興運也則感深而殉絶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為不匱遠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遇曰遘

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徳位兼盛曰迥令河
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禄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
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
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懐盛敬尊配美良士如
賓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冢墓壽絶
哀歡事髙緗素天作邙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衮
衣國風悽愴彤管無輝

台州乾元國清寺碑

天寶十五載逆將犯闕塵翳郊廟上皇哀蒼生避狄幸蜀皇帝誓復君父之恥理兵于朔方避狄仁之盛也復恥孝之大也惟仁盛孝大故（疑）不逾年而收京師奉陵寢凶孽走而天降之戮化（一作元）氣和而人至于道巍巍乎堯舜之烈不足比崇天子齋心玄默運行慈照為（一作與）元吉卿士妙講（一作議妙）化之宗以為五帝三王之道皆如來六度之餘也厥初生人降及（闕）古君臣父子日用

而不知故玄聖昇竺乾而師有古先闕字尼有言三皇五帝皆非聖者而西方有聖人其為大千之尊孔育羣聖明矣夫玉帛非為禮之本捨玉帛則無以為禮象飾豈施教之源捨象飾則無以為教建塔廟為禮一作容尊威履霜堅冰物有其漸於是郷士從兆人從九圍之中列剎相望矣盈川非古邑也襟東江西山因而城之寺在遠郊信者勞止自官吏耆耋至于商旅咸以津梁未建為媿為羞邑城之西有淨名廢寺背連山而面盈川杉

栝晝暝緇褐經行寒潭夕清車馬無聲境勝心閑十金果成者壽徐君賛録事徐知古等請於縣令隴西李公平平請于前刺史趙郡李公丹丹請於河南等五道度支使御史中丞京兆第五公琦琦聞於天子璽制曰可僧義璿等伏以乾元之初元惡掃除國步既清廟易名牓因改曰乾元國清寺昭𠰌功也自所志闕二字天下各州縣之長僚吏以降多捨清白之俸徵梓人求繪工為民儲福為佛成宫髙殿倚雲長廊生風蓮花出界開在

空中自江南無有是刹上座其等至某都維那某奉前佛之心印得輪王之髻珠第五公以上智利國人登宰輔李使君以全德公才持憲為郎令刺史陳郡殷公日用忠武傑出長城江海專知官司馬隴西李公乾嘉峻一作俊能摠綱清可匡俗縣令李令宗室闕儒政之善者皆易簡詣于真境清淨符于度門醍醐勝闕甘露妙源正性無説弘之在言其詞曰

東裔名刹西方樂土吳山倚垣越水當戶楻松黝藹下

有象潭龍在泉中水容耽耽景象光澈江湖氣含天清寶界地湧靈龕大聖蒸蒸動乎天地百神奔走戎服既備命將誓師殄殲逆類奉迎太上開闢正位神人什憒品物咸遂鼓舞賡歌上通元氣䦨思不泊雜沓禎瑞輪帝御寓像法昭融項一作須彌四洲建大一作大起蓮宮倬彼盈川秀冠越中縣有德政州有名公奉宣膚謀爰度崇工一作爰崇梵侶開士慈雲惠風願言上報聖壽無窮建表勒名堂堂乎鍾

杭州開元寺新塔碑

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度騰蘭二三一作德古者官之庭府稱寺葢敬而尊之比于曹署此其源也杭州開元寺梁天監四年豫州刺史譙郡戴朔捨宅為寺號方興名僧惠圍營建之後處士戴玄范賔恭增飾之至開元二十六年改為開元寺庭基坦方雙塔樹起日月逝矣材朽將傾廣德三年三月西塔壞凶荒之後人願莫展太常卿兼杭州刺史張公伯儀忠簡帝心威

静吴越駐車跪禮徘徊感嘆乃捨清白之俸為君為親修而復之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范公倫人之珪璋國之俊彦四字一作望者法師什曇獻上座什雲卿寺主什崇遠都維那什惠達什法祥長樂寺什曇景等戒香扶其永誓道力護其成功于是劒南荆揚之巨材諸郡倕輸之懿匠竭耗神明三年畢事乙栗結亿穿貫顥氣晃爚景象烘若鎔金距畢畢疑作躋高凡為七級級有佛事環迴眴轉幢綱盈映如梵什宫践乎上闕俯視萬井有若碁

布仰瞻天宇雲在身下傍眺江山列在闕二字過乎阯謂傾峯動崖岌業其側既鏤以丹素飾以青紫九字一作既雕既鏤以素以青浴綠清紫掀搒閃目百變百移如有靈物㝠一作㝠跪投層雷嵬攢欒擽江壓湖孤島突天不可名也霞照丹户如開日宫風搖和鈴若下天樂聲徹有頂輪蔭空界影入清江形鎮大地所濟者廣巍巍度門先大德什懐亮住持之固如山不動先一作老法師什道貞華嚴秘宗香象至底先法師什藏暉三藏扃鑰吾方啓之過去人緣

在世慈願不有偈頌其如佛恩華嘗官是邦感深霜露忝太常一面與兵部為寮敬申其美以佐法門之宏觀其文曰

亭亭揭竪迥出江甸秋天泬寥百里獨見如海浮來如地踴現以壯州邑以調羣心餌藥解病依舟濟深郷曹郎署共布黄金

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

大樸既雕淳源不復生人溺于迷妄自拔無由我梵惟

哀之力現靈東方雷起羣蟄聞生龍象調御人天巍巍乎大明燭幽而品物知向矣噫稠林枝幹榮枯不息火宅煙焰起滅相尋于衆生速壞之身有諸佛常存之性垢衣纒寶而不見濁水求珠而未得法無高下根有淺深由是啟禪那證入之門立毗尼攝護之藏土因水而成罷火得薪而待燃惟此二宗更相為用律行嚴用（一無此字）奉則淨無瑕缺戒定（一無此字）光深照則測見本源次修定門而自調伏云何為大定地雖傾而不動云何為修

我心雖寂而無住然後登般若之岸上楞伽之峯以此
身為法身了無得為真得或有默修玄契於文義受教
頓悟於宗師不由門階徑造堂室微塵學者時得一人
後有大悲空臨而不窮弘誓海涸而不盡俯從像法以
導世間則我大律師其人也師諱道一字法龠餘杭嚴
氏生族姓之家是為因地作如來之子寧有本緣故祖
考不書尊上乘也禮峻山岳神閑江海機對敏洽應受
融明自襁褓至于成童顏色無違視聽皆正年甫八歲

辭親就師鴻鵠入冥自然方外蓮花出水不染泥閒（一作世間）十七預剃度隸龍泉寺受具于光州崖律師行相珠圓滌流鏡澈始就山陰聽崖講涅槃經師既歸而為衆敷闡同時聽者奉以為師恭惟此經佛最後說教旨深圓故草玄者義法華經大事因緣授聲聞記口誦心奉誓盡當來金綱經滅度無邊悉離諸相誦起信論滌除邪妄開導心宗常所受持皆為義什於華嚴入普賢性海於維摩得不二法門凡歷見聞莫非心證從文悟理

也白日頓明於世界飛鳥自在于空中從理乘如也嘗謂天台觀門往誓深教吾所歸也夫垢因戒淨惠定以生未有愛尚存而坐登三昧每嘆曰持心繫于刹那求道本于清淨使學徒解怠田軌範不明教之興衰在我而已矣乃頀一席闕心必隨嘗講大乘方攝齊登座侍者布席微爽律文即命撤席澣衣以俟明日其檢身潄下皆此類也自是江南律學砥礪彌精矣至若齊場星列談座雲繞四衆仰山王之高萬里赴龍宮之會遠夷

逾海而來聽長老順風而請益至仁生滅至辨成簡判
析疑問若陽和解冰弘敷妙理如止水觀月化童蒙為
上智伏我慢為調柔引諸佛戒定之池浴衆生輕重之
垢垢自流去池常湛然又以儒墨者般若之筌簧詞賦
者伽陀之鼓吹故博通外學時復著文在我法中無非
佛事故李大理昇期崔河南希逸嘗撫本州麾幢往復
故成御史廣業令廬華州元裕兵部韓員外賞屈身郡
邑觴舸洄洽及鄉人故汴州何司戶寒同與叩絕韻于

清風味玄機于永夕廬山師友今古一時誠願密弘崇修本寺導容瓔絅髙殿棟宇工人殫其百櫨信士竭其千金佛宫嚴麗一方勝絶寫大藏經手自刋校學者頼焉席常住因通給無閡凡聖均焉于天竺寺造慈氏變相憑髙為臺與衆均福光靈肹蠁如在會中永以報生育劬勞之恩光先師訓誘之德不離宴坐應者如歸天寶十三年春忽洒飾道場端理經論惟銅瓶錫仗留置左右具見五天大德十八羅漢幡葢迎引請與俱西二

月八日恬然化滅報齡七十六僧臘五十七生以其日滅亦如之昔同如來捨位之辰今是菩薩往生之日古先大士無此明徵先時院庭有百合兩本對發白花光如月輪照于昏夜嗚呼慈雲既歸花亦彫萎物感如是人哀可知至某月日遷厝于寺之西偏江嶺淮湖緇麻縞素荼毗之會聲動山川寂寥原野人亡地古悲夫一為人師六十年矣遠名利故不遊京國樂閒安故不出戶庭有請方去故深慈密行莫得而究焉門人之冠者

一行禪師惠罕法師律師律梁寺乾應律師蘇州東林寺懷哲律師湖州開元寺惠燈少明之記長者寶藏修身執持導師化城無處瞻仰眷屬之賢有若族人神都等如來影中怖畏都盡力生令地哀號不窮以華悅曾史之風尚竺乾之道追書本行見託斯文銘曰

苕溪教源因戒生定百千人俱見性清淨裂除意網磨拂心鏡雖會一乘終修萬行說法登壇天龍諦聽須彌峯頂白月孤映彼迷方者從我得正報盡生盡歸自法

身最朝涕泣江上門人炬滅陰夜舟沉海津雪山靈草無復青春欲報之德蒼蒼罔極既斷言語又非空色假言喻空觀我為則

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

罷為外物挹泉者器有以濟饑渴也身為妄聚奉道者身有以成大覺也泉不離罷道不離身罷存則饑渴洗除身修則大覺無礙故律為知見根本開入扃戶持其要得其宗者有若長老體公蓋毗尼之堂室尸羅之燈

炬三昧之舟筏也信安有名山名川山秀川清家為將宗母曰徐性地靈開祐降神而生徐氏既孕夢婆羅門告曰妳當生男詔興大法長老既齓好聚沙起窣堵波焚草為香採花為供年十有五瓊章鶴姿兄為淨安寺上首乃往從學日誦萬言兄歎曰吾祖父昆弟六人出家受習之速無其比也年二十一通大乘小乘千紙如意年中配度淨安寺遊歷會稽遇光律師受其戒誦戒至三日屬衆僧布席登座宣說無有遺文住洛京五年

與本州策律師東陽超至法師同講問為法門儀表萬歲元年歸信安稟受者千人由是江南律範端嚴第一衲衣袒肩跣足行乞手蒔松竹繕造僧房苦行貫天地大慈包世界於辨才得自在於文義得解脫于人法得無我于觀照得甚深刺史徐嶠之率參佐縣吏耆艾以降請居龍興寺迎供者多不知同日紛然辨鬬聞于長老曰吾修無諍三昧不唯自利弘願利人咄因吾身生彼嗔恨乃別立一室闕纔方丈晏然安居不踐門閾剌

史李暢跪請移居大方至於涕淚俯如其請因入法華三昧口不息誦身不覩席大事因緣我得心證請左溪大師講止觀鑄鐘七千斤隣州長史稽首延請結艦浮川幢蓋彌望瞻禮萬計行無住悲建講堂門樓廚庫房宇畫諸佛刹鑿放生池聞者敬觀者信聽者悟日月無私之照江湖不言之潤如來權實之門其至矣哉收材江湖方構佛殿羣盜據州寺半為墟址如鳥巢形若枯木凶猾棄刃稽首歸仁寶應二年六月九日自升繩床

趺坐而滅享齡九十二僧臘七十一緇素號慟楚越悽悲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三日焚于州西县原起塔安神諸佛之遺教也唯長老貌清神遠仁深行獨卓為道跽注為法源諫非外儀質乃内一作哀非至若調伏住持之固禮誦跪繞之勤耄期不衰寒暑如一學窮必究理精必詣猶自以為功微道淺未足為師真金純金萬寶之最也趺滅之夕則異香滿室閉塔之日則羣鶴翔鳴信安王禕趙太常頎真鄭庶子倬李中丞丹前相國李梁公

峴皆為此州躬往圍繞趙太常敬因長老立文殊萬聖之象李梁公增感先人泣下雙林之間長老在世靈徵繁多日輪降照于梁端大龍修敬于池上寒蒲一作筍挺擢于冰下彩芝芝瑩於禪室慶雲覆會仰歎千人此其盛者弟子僧會藏爰自童蒙服勤左右四十年矣惠命阿難結集如來之言顏氏之子鑽仰素王之道杭州靈隱寺大德惠遠婺州開元寺大德清辨本州六度寺大德惠炬一作矩大乘寺主浩然本寺上座惠達寺主法會

都維邪神爽等輪王之位我敬奉之妙光之法我敬行之爰請伽陁式播玄烈銘曰

付囑戒藏遵行威儀光還性静翼具翕飛止法根本深仁得之蓮花不濡性本清淨彼上人者無時非定定不離儀儀不離性色身雖滅此滅皆寂寂然不動斯為正真鎔金起塔哀闕門人

荆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

肇有含氣則鷹鸇逐鳥虎狼噬人人最靈于其間嗜欲

萌而六根動利害交而五兵作文一作雲疑演乾坤至于性命老陳道徳循于天下不究因縁之本不知大千之廣而内盜方扇心塵益悖長圍合於三界猛焰流于四生乘時雷雨惟佛能救一作救世于是超六度之岸轉三乘之輪馭指南于迷路建髙燈于黒夜翻海滅焰孽山潰圍蒼生既孤再獲慈母人天之奉大矣遠矣微塵法門吾道一貫承此印者歸乎上仁和尚諱惠真南陽冠族張氏也父大禮銀青光禄大夫坊州刺史璽降右闕慶延

仁宗太夫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祥應既誕和尚體益康寧而衾褥彌潔每啼聞誦經則止而聽之六歲法言輒諳經義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一作尋法華經安樂行品因捨儒學專精大乘年十三剃度隸西京開業寺事高僧滿意意公門人皆釋侶珪璋和尚年幼道尊以為之冠十六受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具經旨遍覽毗尼意謂未圓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遇淨三藏自摩竭陀還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殊宗貫

假欲詮正如異執柯(一作就何)因悉授所費律集與之俱返纔二年間罔不懸解績成手部名曰毘尼孤濟蘊始以五月十六日結夏安居僧閒盡愕喧然雷動門人來問答曰迦利底迦星此其候門人未達既而無畏三藏以五月十五日至京師衆僧怪而問故三藏曰五視(一作是)迦利底迦星合時來正當日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即火星也由是緇林聳歎與聖人(一無人字)合符梵僧長老尚多初至長安和尚修謁膜拜方半多公喜曰爾非真耶留

之座隅密付心要當陽弘景禪師國都教宗帝室尊奉欲以上法靈境歸之和尚衣（疑）請京輔大德一十四人同住南泉以和尚為首昔智者大師受法于衡岳祖師至和尚六葉（闕）種（一作鍾）荆土龍象相承步至南泉歷詮幽勝因起蘭若居焉地與心寂同吾定力室與空明同吾惠照躬行勤儉以率門人人所不堪我將禪悅至于捨寢息齊寒暑食止一味茶不非時賞遇歲荒野人茹草和尚如之門人勸諭對曰順正行事亦如來教也中

宗聞之將以禮名時弘景禪師在座啟于上曰此人遥敬則可願陛下不知强也撰菩提心記示心初因開佛知見升堂入室者則必親受此外物一無物字祕之立教之宗以律斷身嫌戒降心過應捨而常在無行而不息離心色一作色心則淨淨皆亦離則無生內外中間無非實際要因四攝成就五身始以上觀悟入終于蓮花正受平等法門究竟于此師子國目加三藏來謁歎曰印度聞仁者名以為古人不知在世一作界本國奉持心記久矣

其尊稱微言冥究佛心而神扃一作局遐域一行禪師服勤規訓聰明辨達首出當既奉詔徵泣辭和尚而自咎曰弟子于和尚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畏譯毘盧經義有不安日以求正決于一言聞者洗心每謂以法授人不宜容易從人受法鮮克有終故善來衆生悉蒙慈覆至于悟戒承法千無一焉或問南北教門豈無差別對曰家家門外有長安道又問曰修行功用遠近當殊答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又問闕無信根如何勸發曰兒

唉既閉乳母號慟一作奚為大悲無緣亦為歔欷嚴而一作端嚴簡重慈而有威其門能進者寡矣弟尚書右丞紹真行備乎身德及乎人元老太保陸公象先名臣韓京兆朝宗宋兵部鼎常刑部虛舟僉契慈緣而承善誘如其仁哉天寶十載二月既望北首右脇臥入禪定中夜而滅享齡七十九經夏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時同于如來昔未曾有遺命門人曰聖教無服慎勿行之弟子正知法璨等哀聞大千感動他界先時雙泉竭大霧昏白光

照室半若横血法門無蔭之徵也刑部韋侍郎時臨荆州躬護喪事以三月一日厝于西巖山林變哀鳥獸號咽有意于道者莫不摧心洒涕和尚質孤晴山神瑩澄海妙聲宣布而剛强悽感慈眼運照而濁惱清凉使祥光洞明枯木蕃榮得舍利于神人教天龍于冥晦其玄慈幽護則病者愈死者生高僧遙請而帝夢叶學徒聽法而天樂下聆聞殊方不可殫載初聞一行終天子賜謚曰大惠禪師及和尚滅度追謚同之二方如來皆同

一號此其證也正知者闍梨持和尚心印璨法闍利轉和尚義輪以華聞風永懐俾强名道其辭曰

荆南正法大士相傳灌頂尊記乃吾師焉一作吾師受焉備修衆善不染羣縁法華三昧慧照無邊菩薩普門我願亦然煩惱牙折菩提鏡懸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楚仁周大千本來常淨自性無還漸則生頓光依𩲸圓隨順生死芭蕉豈堅蕭蕭塔樹永對爐烟

杭州刺史廳壁記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為郡太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職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切（一作功）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良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為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

海國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涖者多當
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訏謨大政其間劉尚書
裴給事之盛德遠業魏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
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
制權假以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
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況郊海門池浙江三山動搖於
掌端靈濤歘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控山夷駢檣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

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一作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㓜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況有清江之姿巍一作峨魏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遵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潤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縣抵於建安令此州即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修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吏亂離罷置紛糅聖朝字育元元納于大中自衛公纍單于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蓼蕭之澤于下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為理人與吏親

則易為安以婺州封畛為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為大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為寡去年江湖不登茲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為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為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一作陵非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禕遺

政行為故事名位光於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為之李郎中為之自徼外悖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有文有武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聖恩示以鈇鉞之威未即大刑以為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為之使俾與夫持節某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長

上寮郡椽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州諆不為榮凡為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敗也勇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任方今為難至尊垂憂勤于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寛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黄老德必有隣歌聲宜繼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

隄封之數圖諜備矣老幼傳之今之所書畧舉勲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常州刺史廳壁記

晉分丹陽爲毘陵後改爲晉陵隋置常熟縣㕥常州理之無何常熟隸蘇州始爲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束居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望髙地劇此關外名邦自强敵侵擾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

郎賛皇公覽允帝俞拜為此邦昔齊人聞石闕至舉
國大理賛皇東轅明詔先下吏愉人泰如時之春視之
猶身歸者遍野賛皇公以為易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
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
優賢報功於時為盛自吴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
智如伍員才若鴟夷以及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
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溉一作益不足之川溝延
申浦至於城下廢二埭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

發望至出古人剏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為一言一信而理此舉大畧也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遷為太守太守課最入為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為名親賢如寜岐邠諧如狄宋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皁蓋朱轓華蟲七梳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太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令雖無事亦稱使持節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高第

者衆唯稱雍也可爲諸侯至哉古之爲理本於徳行賛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愷悌君子民一作人之父母爲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賛皇公從子檢校吏部員外郎華述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涖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輤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

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于宏
才非此運不揚元勲出于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
之上乾坤閉而復闢均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于行
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兹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
壺關人祖龔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
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
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罷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為
政之絶跡于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叙天寶之末奸黨

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遮廓謁至尊于幕殿議大計于轅門天子壯之拜為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畧大業翊賛中興公撫于內汾陽營于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寛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戮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令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

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于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于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總有平勃之勲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亦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

能開其慮故軒裳鍾鼎于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為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令則祔焉嗣子發丕堅粲垂向吕稷望咸等並强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顧晤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

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
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
萬乘將同謀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
皇在闇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
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嗟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
國韓公之墓

雜詩 六首

黄鍾叩元音律呂更循環邪氣悖正聲鄭衛生其間典

樂忽涓微波浪與天渾嘈嘈鴟梟動好鳥徒縣蠻王吉
歸鄉里甘心長閉關
玄黃與丹青五氣之正色聖人端其源上下皆有則齊
侯好紫衣魏帝婦人飾女奴厭金翠傾海未滿臆何忍
嚴子陵羊裘死荆棘
甘酸不私人元和運五行生人受其用味正心亦平爪
牙相殘傷日與性命爭聖人不能絶鑽燧與炮烹嗜慾
乗此熾百金貲一傾正消神耗衰邪勝體充盈顔子有

餘樂瓢中寒水清

陰魄淪宇宙太陽假其明臣道不敢專由此見虧盈末

閒東菑稼一氣嘉穀成上天降寒暑地利乃可生葛藟

附柔木繁陰蔽曾原風霜摧枝幹不復庇本根女蘿依

松柏然後得長存

孔光尊董賢胡廣嘶李固儒風冠天下而乃敗王度絳

侯與博陸忠樸受遺顧求名不考實文弊反為蠹

結交得書生書生鈍且直爭權復爭利終不得其力我

逢縱橫者是我牙與翼相旋如疾風竝命趨紫極奔車得停軌風火何相逼仁義豈有常肝膽反為賊勿嫌書生直鈍直深可憶

寄趙七侍御自餘干谿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卿同遊邈不可得因叙疇年之素寄懷於篇云

摇槳曙江流江清山復重心愜賞未足川迴失前峯淩灘出極浦曠若天池通君陽青嵯峨開坼混元中九潭

魚龍窟仙成羽人宮陰奥潛鬼物精光動煙空玄猿啼深龍（楚越謂竹樹深者為龍）白鳥戲葱蒙飛湍鳴金石激溜鼓雷風雨濯萬木鮮霞照千山濃草閒長餘綠花靜落幽紅渚煙見晨釣山月聞夜舂覆谿窈窕波涵石洶溶溶丹丘忽聚散素壁相奔衝白日破昏霧靈山出其東勢排昊蒼上氣壓吳越雄迴頭望雲鄉此恨發吾衷昔日蕭邵遊四人纔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故蕭十功曹穎士故邵十六軫未冠游太學皆苦貧共獎同年三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三人及第也）屬詞慕孔門入仕希上公綽卿

陷非罪折我昆吾鋒邵字緯卿以冤横貶卒南中茂挺獨先覺拔身渡京虹斯人謝明代百代墜鵷鴻蕭天寶末知亂棄官往江東殯葬先人游于汝南世故墜横流與君良路窮敬人陷兩京華與趙受辱賊中相顧無死節蒙恩遂殊封華貶杭州司功趙貶泉州晉江尉天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華承恩累遷尚書郎趙拜補闕御史一別凡十年豈期復相從餘生得携手遺此兩孱翁羣遷失鶯羽後凋惜長松哀旅難重别悽悽滿心胷遇勝悲獨遊貪奇悵孤逢禽尚彼何人胡為東樊籠吾師度門教投弁躡遐蹤

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捨事入樵逕雲木深谷口萬壑移晦明千峯轉前後嶷然龍潭上石勢若奔走開坼秋天光崩騰夏雷吼靈溪自兹去紆直互紛糾聽聲静復喧望色無更有冥冥翠微下高殿映杉柳滴滴洞穴中懸泉響相扣昔時秦王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風來簫聲生左右早窺神仙籙願結芝术友安得羨門方青囊繫吾肘

詠史　十一首

昻藏獬豸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縱人為禍衍嘗
聞斷馬劍每壯朱雲賢身死名不滅寒風吹墓田精靈
如有在幽憤滿松烟

漢皇修雅樂乘輿臨太學三老與五更天王親割牲一
人調風俗萬國和且平單于驟欵塞武庫欲銷兵文物
此朝盛君臣何穆清至今壝壇下如聞簫韶聲

巢許在嵩潁陶唐不得臣九州尚洗耳一命安能親緜
邈數千祀丘中誰隱淪朝遊公卿府夕是山林人蒲帛

揚側陋䇿蘿為縉紳九重念入夢三事思降神且設庭

中燎寧窺泉下鱗

漢時征百越楊僕將樓船幕府功未立江湖已騷然島

夷非敢亂政暴地仍偏得罪因懷璧防身輒控弦三軍

求裂土萬里詎聞天魏闕心猶在旗門首已懸如何得

良吏一為制方圓

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揖萬乘幸得厭征討當

君逐鹿時臣等已枯槁寧知市朝變但覺林泉好髙臥

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翁甚善見顧何不早咸稱太
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驪姬事申生不自保暫出商山
雲朅來趨灑掃東宮成羽翼楚舞傷懐抱後代無其人

戾園滿秋草

日照崑崙上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霧欲往心無違此
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國靈氣皆自然求之不可得何為
漢武帝精思徧羣山糜費巨萬計宮車終不還蒼蒼茂
陵樹足以戒人間

天生忠與義本以佐雍熙何意李司隸而當昏亂時古墳襄城野斜徑横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莎無孑遺高標尚可仰精爽令何之一忤中常侍銜寃誰見知嘗觀黨錮傳撫卷不勝悲

文侯耽鄭衛一聽一忘餐白雪燕姬舞朱弦趙女彈淫聲流不返慆蕩日無端獻歲受朝時鳴鐘讌百官兩牀陳管磬九奏殊未闌對此唯恐臥更能整衣冠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千萬衆怒目瞰中原曹

伯任公孫國亡身不存社宮久蕪沒白鴈猶飛翻勿言
君臣合可以濟黎元為蜀諒不易如曹難復論
六國韓最弱末年尤畏秦鄭生為韓計且欲疲秦人利
物可分社原情堪減身咸陽古城下萬頃稻苗新
沂水春可涉泮宮映楊葉麗色異人間珊珊搖珮環展
禽恒獨處深巷生禾黍城上飛海雪城中暗春雨適來
鳴珮者復是誰家女泥沾珠綴履雨濕翠毛簪電影開
蓮臉雷聲飛蕙心自言沂水曲采萍兼采菜歸遲雖可

尋天陰光景促憐君貞且獨願許君家宿徒勞惜衾枕了不顧雙蛾艷質誠可重淫風如禮何周王惑褒姒城闕成陂陁

春遊吟

初春遍芳甸千里藹盈矚美人摘新英步步翫春綠所思杳何處宛在吴江曲可憐不得共芳菲日暮歸來淚滿衣

長門怨

弱體鴛鴦薦啼妝翡翠衾鵶鳴秋殿曉人静禁門深每憶椒房寵那堪永巷陰自驚羅帶緩非復舊來心

奉使朔方贈郭都護

絶塞臨光禄孤營佐貳師鐵衣山月冷金鼔朔風悲都護徵兵日將軍破虜時揚鞭玉關道回首望旌旗

尚書都堂瓦松

華省秘仙蹤高堂露瓦松葉因春後長花為雨來濃影混鴛鴦色光含翡翠容天然斯所寄地勢太無從接棟

臨雙闕連甍近九重寧知深澗底霜雪歲兼封

海上生明月 科試

皎皎秋中月團團海上生影開金鏡滿輪抱玉壺清漸出三山岳將凌一漢橫素娥嘗藥去烏鵲遶枝驚照水光偏白浮雲色最明此時堯砌下蓂莢自將榮

晚日湖上寄所思

與君為近別不啻遠相思落日平湖上看山對此時

寄從弟

眼病身亦病浮生已半空迢迢千里月應與惠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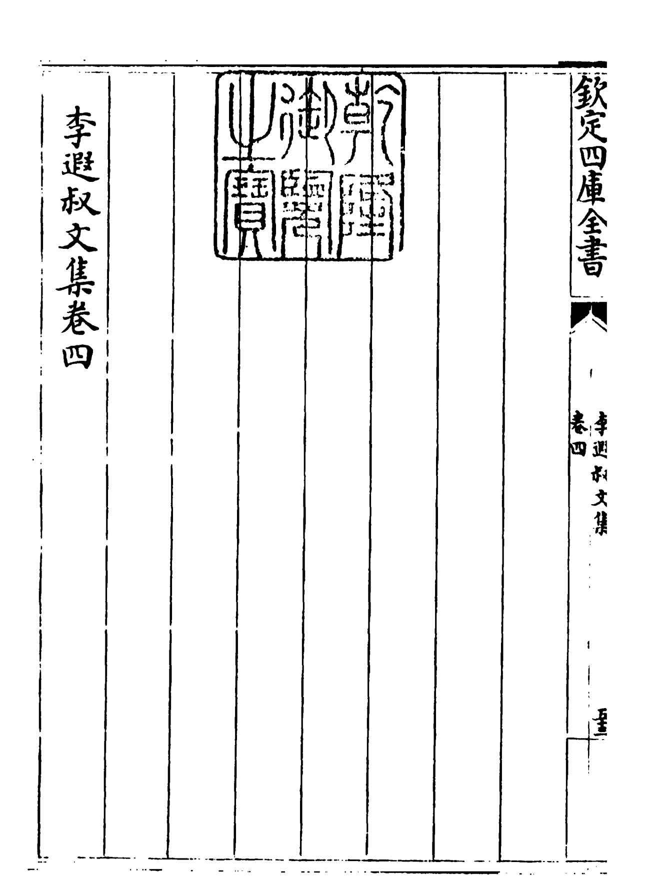
奉寄彭城公

公子三千客人人願報恩應憐抱關者貧病老夷門

春行寄興

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落

春山一路鳥空啼



李遐叔文集卷四